

大国、亚洲和统一战线对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意涵

于铁军^{*}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习近平主席继2021年9月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之后，关于全球核心问题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既是对国际安全形势最新发展的准确判断，也是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深刻思考，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提供了切合实际的行动指南。

构成全球安全倡议核心要义的“六个坚持”本身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内涵十分丰富。习近平主席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并围绕核心要义作出精辟的阐发。

第一，强调大国的作用。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国际社会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治理挑战，“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在世纪疫情、经济衰退、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等各种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纵横交织、同频共振的时期，大国的品格与修为、大国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大国自制和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如果大国为所欲为，则国际体系很难稳定，以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难以建立，以彼此互信和共享认同为基石的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也便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近年处于相当困难、有时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

^{*}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但正是因为有困难、有危险，才更要正视这一问题、对症下药。即便中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中美两国仍可提倡“公平竞赛”精神，维持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这在当前日趋动荡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于中国而言，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将从中国周边和亚洲开始。这其中既有地理因素，也有历史和文化因素。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即已作出全面阐释；这次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对此再度加以强调，并进一步就如何在亚洲和中国周边地区构建安全共同体作出指引，这就是通过维护和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与团结”来加以实现。

关于维护亚洲和平，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得欧洲部分地区陷入战火，相比之下，亚洲地区虽然也存在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总体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就了“亚洲奇迹”。这需要亚洲各国加倍珍惜和维护，而维护的最好方式就是各方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它们已经被证明是经得住各种艰难险阻考验的、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亚洲智慧”和国际关系准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今天，亚洲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关于推动亚洲合作，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关于促进亚洲团结，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巩固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维护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区域秩序……共创团结进步的亚洲大家庭”。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近年来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安全共同体思想在空间和地缘上的展开与落实。

第三，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共同体

是国家间安全合作程度的最高等级。国家之间从安全合作到形成安全机制，再到形成安全共同体，需要经历不同层级、涉及众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信任和共有认同的养成是一个核心变量，直接关系到安全共同体最终能否成功构建。而相互信任和共有认同的养成又涉及国家形象与软实力的塑造。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5·31”讲话中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外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些误解，这其中有的是恶意诋毁，但更多的是不了解实际情况。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物质层面硬实力的崛起，在现阶段更要关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建设和传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科技创新，也需要各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以及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和伦理方面的塑造，所谓“人文日新”。这方面工作的扎实有序开展，将直接关系到全球安全倡议和人类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推进效果。

第四，现阶段中国应对美国“同盟战略”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以经济上的“结伴”稀释和分化美国的军事结盟。美国拜登政府当前对华战略的一大重要举措是强化其全球同盟体系，对此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北约“印太化”、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同盟化、美国亚太双边军事同盟小多边化以及美澳英安全合作，我们对其实现能力、实际能力及对我负面影响程度等均应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的同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盟友之间利益不一，“同盟困境”无处不在，美国能否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挑战。拜登的同盟强化战略看似来势汹汹，其实不过是炒冷饭而已，可以说是美国在相对力量下降时为维护霸权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常规做法。

应对来自美国同盟压力的有效方式是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即依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利的方式来弱化、分化其同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伙伴。要深入分析美国的这些盟友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同盟本身存在什么问题，以及不同盟友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多大的依存度，以便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当年我们在更加恶劣、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下，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法来应对

当时美西方和苏联两方面对我们的战略挤压，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作为百年变局的重要正变量，我们已经多了一份“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自信和从容，一方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发扬我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不断将“朋友圈”做大做强，并进一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总之，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多样化的行为主体和众多复杂因素，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化解多方面的矛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面对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动荡局势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任务迫切而艰巨，而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们要努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所践行，使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稳走实走细，不断取得阶段性进展。

（责任编辑：谭宏庆）